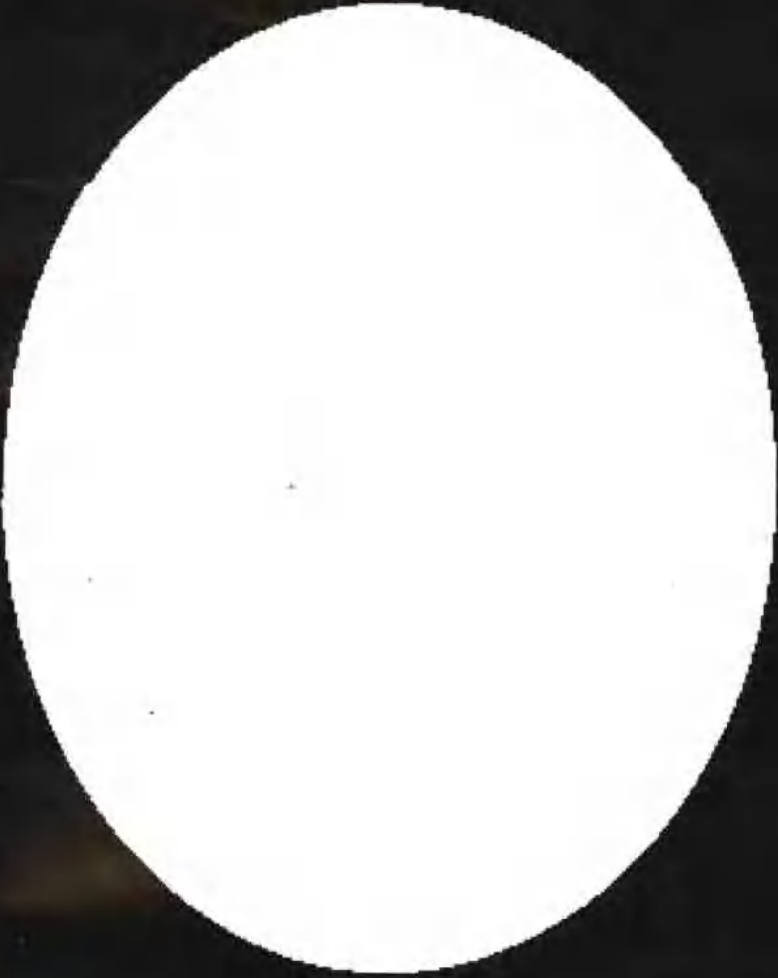




牟晓朋 编

绀弩文萃

舊人舊書

紺弩文萃

旧人旧书

牟晓朋编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人旧书:绉弩文萃/牟晓朋编.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9

ISBN 7-80612-258-3

I. 旧…

II. 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814 号

旧人旧书:绉弩文萃

牟晓朋编

*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 116012)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信缘打印社制版 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长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8.375 插页:4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责任编辑:孔 岩 责任校对:王 寰 装帧设计:范旭仑

*

定价:10.00 元

弁 言

绀弩先生端的是条好汉！少年赤手空拳四处闯荡，而打天下全仗舞笔杆。写小说，做诗歌，编剧本，样样都来样，尤以杂文名世。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霸才。想想我们天天驱染纸墨赚小钱，风云气，跟他差玄差远了。聂大圣身兼左翼文人，从前那股想骂就骂的劲头不稍敛，滴大森林干苦役，乃至下大牢坑当囚徒，都是英雄的本分。穷后工，老更成，老头子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老树着花，集开诗文世界。好个聂大圣，臧否当时之才，铨品前修之文，想落天外，情溢笔端，纵心而不逾规矩，妄行而蹈乎大

方；正是：美似狂醒初啖蔗，快如挥刀斫怒雷。我爱之诵之藏之拜之，迈千里如跨门槛，兀自迳去敲聂宅门。许是气类之感吧，老人家和我拉扯好半天哩。

近来偶尔发筐陈稿，不禁怅触万端。时光真是飘忽，我在聂老的北京垂柳桥公寓和他长谈，还仿佛是昨天的事呢。这位伟大作家的所作所受，依然叫我震惊倾倒。绀弩弃我去已十年，老人家在那边一向过得可好？是夜得一梦。忽见聂飘然而至：“嗨，老哥，别来无恙！这许年都忙乎些啥？”我惊魂遁定，连道惭愧。聂喝道：“聒噪！你们人间世文苑儒林好不热闹，老夫在上面看得多时。你当年许我编我散文，何迟迟不见动静？得无不入时人眼耶？”言毕，袖携红气上腾。明天，我请老朋友范旭仑先生释梦。他哈哈大笑：“了不得，了不得，你们两人真是梦魂相通！天降大任予你呢——不意老聂身后名要赖你广传！”别说，老范还真够意思，若没他的费力操心，好梦着实不易圆成呢。

牟晓朋

一九九六年七月大连

目 录

弁 言	I
爱智庐	1
记周佛海	6
为郭沫若先生五十诞辰作	11
东平琐记	17
怀曹白	24
在西安	34
记周颖	41
克利史马史	51
迎骆宾基	54

绀弩文萃·目录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63
钟敬文·《三朵花》·《倾盖》及其他	71
我与伍禾	84
怀孟超	95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101
谈《野叟曝言》	111
论《封神榜》	127
侠女、十三妹、水冰心	132
小红论	146
谈《金瓶梅》	157
我爱金圣叹	168
我与文学	177
七十年前的开笔	185
编第一个日报副刊	192
《散宜生诗》自序	201
我的“自学”	207
附录	
聂绀弩的文学道路	牟晓朋 223
同绀弩先生谈话纪要	牟晓朋 241

爱 智 庐

成都是个很好的住家的地方，许多房子的院子里都有树，光靠这一点，就比如譬如说南京好；何况气候又好，冬暖夏凉，外带常常夜晚下雨白天晴。因此，在四川做过官、带过兵、发了点财的人，都爱在成都住家，虽说他不一定是成都人，甚至不是四川人。

既然是住家，既然又是多少有几文的人，就不一定在干着什么很忙的事。反正多的是工夫，在玩古董、吸“漂膏”、舐姨太太、吟风弄月之外，如果为了摆摆自己的家风，炫耀炫耀过去的“光荣”，而有什么设施的话，那应该不会受到非难。成都僻静一点的街巷里的房子，大门口往往挂着一块金匾成一副对联，叫人从那中间可以知道这府上的尊姓乃至这府上老爷的台銜。这办法，我

以为比小时候在乡下看见人家把“某某世家”或“赐某某出身”之类写在灯笼上要高明，因为灯笼只有逢年遇节才挂，匾对却时时刻刻挂着；像我这样的过路人，要知道某府上的尊姓或台衔的好奇心，难道只有逢年遇节才会有么？

不过，除了那样的匾之外，我也看见过别的东西，那就是“爱智庐”。

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从黄瓦街走到支机石公园去玩，中间不知经过一条什么街，我忽然看见一块并不很大，也没有金字匾那样堂皇的木板上刻着三个蓝字：“爱智庐”，横在一家大门的横木上头。大约从这三个字中间看不出这府上的尊姓或台衔之类吧。当时恐怕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的眼光停留在这块牌上。我的朋友该是正在跟我谈着什么话吧，他像别起话头地忽然问我：

“你晓得吴老头子么？”

突如其来的这样一问，真叫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愣了这么两秒钟，我感到一点侮辱，这家伙太瞧不起人了，我怎会连吴老头子也不晓得呢？于是我鄙夷地回答：

“不是吴稚老么？那真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哇。”

“不是”——朋友笑——“我说的是四川的吴老头子。”

怎么？四川的？……四川也有吴老头子！我总以为吴老头子只有一个，就是吴稚老；四川也有姓吴的，四川姓吴的也有老头子，我一向没听见说过，我应该承认

我的邋陋。于是我红着脸说：

“我我……”

“不知道？”——朋友睁着吃惊的眼睛——“瞧，就是吳又陵啦！”

哦，吳又陵！这个吳老头子我是知道的；不过我没有把他想为是“四川的”，同时也没有想为是一个“老头子”。虽说他在“打店”的时候，就有人称他为“老英雄”了。但是这时候为什么提起他来呢？经过朋友的解释，才知道挂着“愛智廬”三个字的匾的房子就是他的住宅，他现在就住在里头。

十年以前，对于这位吳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十几年来，虽然再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也不知道关于他的半点消息，可是一碰到或触及我们的固有道德的场合，一读到江亢虎博士或十教授们的名言说论的时候，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来。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是我愿意，就可以马上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地激动着哟！可是这心情我没有让同路走的朋友觉察。我以为有时候人应该把自己的无论什么都隐藏起来的。

“愛智廬”已经在我们的背后，我像毫无存心似地向朋友询问一些关于这位老头子的事。从朋友口中，我知道他前几年在川大教书，不知为什么，现在却不教了。这话很叫我高兴。虽是朋友说他的不教书是不知为什么，我

却觉得我倒像知道点为什么似的。在十教授之类正在堂哉皇哉地发表他们的集团的高见的现在，像这老头子，教书本就该没有他的份；如果公然能安安稳稳地教书一直教下去，恐怕他已经不是我所怀念的老头子了！

朋友又说，这老头子很好玩，常常有人去跟他“摆龙门阵”；调皮点的就拿些新生活运动之类的话去质问他。他总是不回答，他总是笑，他总说：“孩子们哪，你们究竟读了几本书？”多谢天，我所怀念的人还能够笑，能够在雄辩家的围困之中，找到最适当的应付；不过，还容许他笑，还忍耐他的傲慢的回答，人们的宽宏大量真也值得称赞。

关于这老头子，我听到的只有这么多。以后，我很快就离开了成都，竟没有再到“爱智庐”前去望一望。这在我，是比没有去游峨眉山还值得懊悔的多的事。因为有这种懊悔，在离开四川的轮船上，我还常常想着他，幻拟着他的容貌，甚至还想默念出一篇或一段分手了十几年的他的文章。

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他因为要对“孔家店”发议论，就抬出老庄诸子，甚至把李卓吾都捧得什么似的，好像要“出杨”，就定要“人墨”，忘记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杨”“墨”之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借用另一个吴老头子的话）。那是即使是区区也不敢苟同的。哪怕这样，就全体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

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的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澈、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记得小时候读《论语》读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的时候，觉得以下的话并没有谈到什么“礼之本”，很疑心孔林之间有什么言语的隔膜，到了读到《文录》的《礼论》，才恍然大悟，孔子的答词原来在这里！至于《论语》上某某问孝，我也以为与其看那“子曰”以下的话，倒不如看吴老头子的《说孝》的。在新生活和十教授的复古运动的影响之下，礼或孝之类，马上会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地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昌明起来的吧。趁这时候，我们多懂得一点礼之本、孝之本，总该会像喝十全大补汤一样地有益无损。那末，我愿意在此向我们的同胞捧呈吴老头子十几年前写的一本薄薄的书，正像我愿意“爱智庐”中现在藏的有更好更多的未刊稿的一样。

一九三四，五，六，上海

选自《二鸦杂文》，聂绀弩著，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记周佛海

最初认识周佛海先生，是在北伐以前的广州。那时候他在广东大学当教授，我在准备考黄埔，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为一点小事，却认识了。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广州市的革命空气，简直浓厚得像牛油一样，我是个在山陬小县读诗云子曰的孩子，快二十岁才离开家，离家以前，连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白话文的事都不晓得。虽然跑了几个地方才到广州，广州街上的标语，报纸上的言论，在我看来，真是目迷五色，万花撩乱。为了考学校，为了希望不落第，对于那些从来未听过见过的新东西，不能不先有点了解，于是除了自己拼命读书之外，碰着人就发问，不用说，那些问题都是极其幼稚的。我只认识两

三个人，不到几天都被我问窘了，我自己尤其窘，因为考期就要来了。有一天，朋友对我说：“我引你去会一个人，他很有学问，一定能答复你的一切问题。”谁呢？周佛海先生。

我已经不能记清会见这位教授、学者、革命家的时候的荣幸和会见以后的感激了。总之，他给我解答了许多问题，解答得非常详尽，尤其是帝国主义、军阀这些古怪的名词，他说，不一定带兵就是军阀，不一定有皇帝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必需向国外找寻市场……他说马克思说什么什么，列宁说什么什么……一大段一大段的理论，滔滔不绝。使我这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无知的孩子，听得目瞪口呆。我完全不像我的朋友和我讲话时候那样容易提出问题了，记得只提出一个，问马克思是不是中国人，问得他和我的朋友都笑了。不过他还以为我的话有什么言外之意，接着就告诉我：真理是没有国界、没有任何畛域的，青年应该有接受真理、为真理奋斗牺牲的勇气。并且引出见义勇为、临危授命等中国古圣先贤的道理。我想，我现在站在一个学贯中西的大人物面前，莫非是在做梦么？

受了他指教之后，我觉得我突然聪明了，用白话文著的书，书上的一些怪里怪气的话，也不再念不上口了，而且考黄埔一考就考上了。当然，那时候我决不知道从黄埔出来之后，仍旧只写写“记周佛海”这种无聊文章的。如果知道，你想，我还考它干吗呢？

再会见他的时候，是十六年，在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就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那时候，我在那学校里作事，听说周佛海先生要来教书，我高兴极了。说起来很不敬，那学校里的教授们，自然都各有所长的罢，可是在政治经济方面，似乎并不比我强得多少，这自然是一种青年的狂妄的看法，其实并不然的。我有许多问题要请教，却找不着师傅，现在我原来的老师周佛海先生要来，怎么不喜呢？我想，他来了之后，我一定天天到他房里去，挑一大担问题去问他，不消三两个月，一定会有可观的进步。

没有几天，我在学校里的小组会议的预备会议上碰见他了。同学们每周要举行一次小组讨论会，由教职员分别出席指导，在出席之前，彼此交换意见，免得言人人殊。这交换意见，我们就叫做小组会议预备会议。参加这预备会议的有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康泽先生、谷正刚先生……末座叨陪的是区区我。这一次才又添上了周佛海先生。讨论的问题你说巧不巧，却是“什么是帝国主义”。开始讨论时，我说，这问题还用得着讨论么，周先生报告一下就行了。再说一次，以上的诸位先生无不各有所长，而现在又无不功业彪炳了，但那时候，我以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问题，了解得最为透澈的，应该是周佛海先生，因为我听过。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私见，我一说出，大家都同意了，周先生自己也当仁不让，没有表示异议，如是就报告。“帝国主义的成因，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口、宗教……”

滔滔不绝的名词、术语、例证、比喻，从他的口里出来，随着唾沫一齐喷到我们脸上，恐怕有一个钟头之久。只是话里头没有马克斯什么的，见解也似乎有一些不同了。他讲完之后，幼稚的我就问：

“这些原因之中，是缺一不可、同时重要的呢？还是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之分呢？”

他答覆了。可惜不记得。再说一次，我很幼稚，幼稚的人往往狂妄，这时候我竟不以他的答复为满足，甚至因为他的言论矛盾而起了一点反感。于是我提出了新的疑问：

“帝国主义，是不是与资本主义有关呢？比如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种程度……”

“这不能讨论，”他说，“这是×××的理论！”×××代表一个违禁品。

我的老师，这不正是你从前告诉我的么？为什么现在“不能讨论”了呢？不能讨论就不能讨论罢，为什么还加我一顶性命交关的帽子呢？难道我的血还值得给大人物洗手么？不过在会场上我不能这样说，可也不能无理地撤回已经说出的话，于是我谦虚地同时也狂妄地笑着说：“请原谅，我没当过×××，不知什么是它的理论，什么又不是的。自然不必拾人牙慧，可也似乎没有在任何一点上故意弄得和他们相反的必要，因为真理是没有畛域的。如果人家说地球是圆的，我一定要说是

方的；人家说白天是白天，我一定要说是黑夜，那我岂不是以反对他们为职业了么？”

这样一来，我的一个梦幻灭了。本以为可以向他叨点教的，倒弄得连碰见的时候，点点头都很勉强，以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学校，不但不会碰见他，连他的名字也不容易听见。到听见的时候，他已经追随他的汪先生到“大日本皇军”那里投效去了。

选自《历史的奥秘》，绀弩著，桂林文献出版社，1941年6月初版